



銀古卷景刻書  
八

1 普 4
460
8





目録  
卷一





巖下放言

德輝署



甲辰初夏刊

刊巖下放言序

宋石林公巖下放言三卷吾家茗生先生手校本向爲元和江建霞太史所藏太史以其爲吾宗先德遺書舉以相贈暇日披閱一過 提要及後跋臚列諸證爲石林公撰可謂精確之至然余嘗見宋人李昌齡樂善錄上卷載廣西轉運王延範一事小注明稱葉石林巖下放言雖爲本書佚文足見此爲石林公所撰宋人卽有明證惜不能起先輩一共質耳茗生先生自撰吹網錄中錄是書校語與此又詳略不同未知孰爲定本今姑以此付刊俾吾宗子姓得窺先人青箱之萬一云爾甲辰初夏佛生日葉德輝序



我嘗疑其人青餘之萬一云爾甲辰夏將至日集諸  
此又精細不同未賦應爲家本今故以此付既料吾宗子  
於輩一共贊耳蒼坐夫主自樂知職論中疑景書外語與  
書對文只見此爲石林公詞類宋人唱詩而畫對不論賦  
西轉數王致誠一事小書即辭葉石林編不效言並錄本  
何謂辭節之空然余嘗見宋人李昌翰樂善居士卷詩觀  
韻類日遊閣一賦 異要又對題賦既精畫爲石林公對  
味其數言大史祖類太史以其爲吾宗夫益數書舉以賦  
宋石林公編不效言三卷吾宗書主夫主手錄本向爲示  
既編不效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

巖下放言三卷宋葉夢得撰其自崇慶

廷瑄按宋史本傳作崇信節

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

此本乃三卷疑振孫書爲傳刻之譌又明商維濬稗海

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

此同但刪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

豐元祐間人所錄景望穎川一詩亦卽此書之所載此

書舊無刻本或疑其卽剽取景望書而作然考書中稱

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間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

在翰林又稱在穎川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

時洛中營西內又稱遭錢塘兵亂又稱余鎮福唐又稱



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鎮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道家類中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併所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支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證商維濬厲鶚蓋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唱釋老之旨沈作喆王宗傳楊簡等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舊帙姑存

以備一家焉



巖下放言卷上

石林翁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古今學者皆以放為置謂若默而  
 不言者余謂不然古語放皆訓肆如放心於利欲之類  
 本無置義逆命雖音不同亦直而犯上之義蓋前論柳  
 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皆有所擇也放言進於中倫  
 身中清廢中權進於中慮言之自有中第次廷瑄按此  
句似有錯  
誤或當作言之  
中自有次第念挂冠以來口固未嘗言世務然親友  
 往來兒輩環繞耳目所及何能自苦至於不言亦任之  
 耳時時或自記錄因目之為巖下放言云  
 易自孔子大傳後未有敢言者雖孟子亦不言也不知易



之大趣皆在老莊列禦寇三家殆無一言不相合世但見無所顯言遂槩以爲虛誕不可詰之辭誤矣六經未嘗言妙惟易一見而老氏首明之此何道哉莊周逍遙遊第一說鯤鵬處一部易正在其中然未嘗以易證者乃所以爲深知易也至列禦寇始知於太始之上設太易而論一之變是因易意然不若二氏之冥悟也列子之書失於太肆自楊朱力命之後幾不可讀亦何必至是釋氏於作止任滅爲四病列子蓋近於下二等非不能知蓋不恤也言亦不可易之辨於此可見

古語雖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備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但言若

後有順字故言順不言若初無二義而後人必妄分別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多是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余意此但漢人所作爾揚雄能識字親作訓纂方言訓纂已不復見而方言尙存亦不爲無意矣然太元書作字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耶抑雄自爲之耶有據當有所見自爲之則正字之外別爲一字乃與其以太元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已乃好奇之甚者而未悟也

堯舜禹湯四字初皆不可訓釋若謂古語後世不能盡通則包犧爲佃漁之始神農爲耕稼之始少昊以木德黃帝以土德之類其義皆坦然易明堯舜禹湯非氏卽諡



豈容無說今人但牽合強析之非有傳也以此推之古  
字何可自釋自文武成康之後卽漸顯矣然兩漢以前  
人所命名亦多不可考又如魯隱公名息姑宣公名倭  
之類竟不知爲何語古禮子生三月而名最爲重事旣  
冠而以字易名必旁取其義豈容率爾若季路字子由  
廷瑄按此句應作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冉耕字伯牛與後世何異  
言偃字子游亦古者謂於爲游偃同音通用而冉雍字  
仲弓端木賜字子貢則又難盡推是以學者不可不慎  
也

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體云爾列子字古而辭平老子  
字與辭俱平偶儷音諧略同秦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  
則稍異乃知奇險未必皆其體亦各自其爲之者至孟  
子莊周雄辨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霧殆不可以文論  
蓋自爲其道出之商書伊訓說命等作非不平而盤庚  
特異周詩雅頌非不平而鴟鴞雲漢二篇殆不容讀豈  
非係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後世但見太元謂西漢  
皆然亦不可矣文章自東漢後頗衰至齊梁而掃地豈  
惟其文之衰觀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羣  
者何以獨能施之於文至唐終始二百年僅能成一韓  
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楚辭言些息个反又音細沈存中謂楚語薩縛訶三合之音此非  
是不知楚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



川風氣使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  
多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  
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棠棣之華室是遠而俟我於著  
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旣曰歸止曷又懷止以  
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  
之衛後世文體旣變不復論其終爲辭者類仍用些語  
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蘇子瞻好謔一日與客集有論林和靖詩偶儷精切如用  
古人不獨取以相對雖其姓名之字亦欲相對如伶倫  
近日無候白奴僕當年有衛青之類子瞻曰吾近得一  
對但未有用處或問之曰韓玉汝正可對李金吾聞者  
皆大笑唐人記有問東方虬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數百  
年後對西門豹正類爾今日有客來云顯官張九成輕  
薄子或對以柳三變亦的對也

先事而戒謂之豫後事而戒謂之猶猶豫本二獸名古語  
因物取義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後世沿習但知其義不  
知其物遂妄爲穿鑿未有不誤者說文豫本大象之名  
物大卽處於小而見者罕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  
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謂豫兮若冬涉川冬而涉川人  
所易見而可前戒者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我所親狎  
可以無畏而猶畏則後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則不輕



動故二文又爲疑辭

人遇物應事不可無素養素養者闕則粹然自外至者不

能爲之變晉書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

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

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其衝不亡何待

曹操是何等氣字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

七箸於地廷瑄按聞雷失七是先主事見華陽國志曹

操未聞有此且操安得有與魯肅議借荊州

事乎先主之驚亦因操有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言

已覺董承密謀耳非與肅議借荊州時也惟吳志魯肅

傳稱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論者謂出其不意

余謂不然孟德固奈驚怕意當議時必有欺孫權者有

歎於中者廷瑄按此者字似誤細繹人無素養尙不足

以處變況所懷者先有以奪之乎

老氏論氣欲專氣至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充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老氏孟子

俱可與至於聖人之室者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

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妨人氣散之則與物敵

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

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所謂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當能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

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故知道之至到者本

自無二惟其運動如何初不矜其同如揚雄以氣迺善

惡之馬蓋胸中憤憤本自不了欲言善則有惡欲言惡



則有善故不得已而兩存之以罔後人幸其或中不知以善惡論氣此為何理世陋三家村裏老書生殆雄之謂耶

沈存中論日蝕正陽之月分正與陽為兩月蓋取爾雅十月為陽以正為四月純陽以陽為十月純陰不知獨分此兩月為何義以為天災也則他月不為災乎以為當行禮耶則他月不當行禮乎考於春秋日食三十六皆用周正四月者六月也十月者十二月也書六月者二皆記鼓用牲于社十二月者五皆無聞焉則豈十月同四月哉正陽之言魯季孫之辭古無是說也其意蓋以為惟此月當行禮他月則否余為春秋傳固正延瑄按固正二

字似誤且疑上下有脫文

夏書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鼓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豈以四月乎況書日食皆記天災而兩六月獨記鼓用牲于社考正以魯人用祀之非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當用牲爾當時固自有辨之者正者正也若以四月純陽為正月則一歲而有兩正可乎正陽不特不可分雖四月亦不足名君子所重惟畏天威謹邦禮而已詩十月之交刺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但譏純陰盛而于陽以為國醜若以對四月則純陽日雖食而陽強不足以為醜必無是也

孟子論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即周官載師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也



此周公之法而孟子獨許用其一而緩其二以爲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安有周公之法而使民至此者乎周公之爲此蓋爲井田設也夫旣以八家爲井而人授之田矣未有無田而坐食者棄而不爲於是乎苦之此非資其征以爲利迫之使反本也當孟子時井田廢矣阡陌皆入於兼并民之無田者蓋不勝數此豈其罪而周公之法獨存蓋當時諸侯假是以殘民豈知周公之意也哉事不因時而徒泥於古固不可況其假曰爲惡世不可與之辨則甯廢周公之法可也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於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

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寡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酒從其權名則斛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麵言斛石斛麵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碓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以妍爲醜以醜爲妍以美爲惡以惡爲美惟其所稱此亦學道之一警也

廷瑄按原鈔本此條與前條連接爲一細考文義實



不相蒙應提行  
另作一條爲是

法華人發冢得塋背有刻字曰晉昇平四年三月四日

太學博士陳畱郡雍北縣都鄉周墟里周闡字道路妻

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圜縣栢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

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鑄成之同

廷瑄按此五字中似有誤

文此周闡之妻栢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

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

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惟得銅銚二三足螭柄面濶

四寸餘深半之製作不甚工野人來求售余適得之云

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爲溪南人取去昇平

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觀之

殆朝暮耳今吾復居於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來者

復誰亦可以爲一笑也

廷瑄按闡字莫考音義疑是闡之誤蓋闡亦通作闡耳

吾少受易先君知爲傳注之學而已中歲稍求老莊而後

知易之外有不謀而默契者古之達人其所至到無所

不同然亦但見其理誠有是而未悟其得於心者晚從

佛氏學讀大乘諸經始廓然洞徹知前所聞無一非真

實語旣信之不疑則日用踐履亦無適而不與心會雖

欲俯而復從前日之言有不可得者今年夏暑雨彌月

卧載欣堂百念無復干其中案頭適有老氏書偶取誦

之使模執筆在旁時記其所欲言不覺閱九日而終篇

蓋余初未嘗有意於言也其間雜以易及佛書口到卽



言不復更有所擇或譏余不應如是必有議於後者余笑曰此猶求我於昔日之吾也請以今吾爲止

秋雲放雨靜山林諸壑相傳共一音此王荆公詩舊讀但愛其清麗耳今歲旣多雨經梅霖潦甚於往歲昨日過午一雨忽如傾注移時乃已入夜旣稍涼枕几蕭然不覺睡至雞將鳴窗猶未明聞四山泉流並集初隱隱疑有雷徐而聽之則高下遠近互相叅錯而各自爲聲或如鐘鼓或如琴筑或如戰馬之奔無不可喜始悟荆公詩良有味不知公作此句時亦有同於余者乎所謂其一音者似不徒押韻而已毗耶有以音聲爲佛事此殆近之

山中有竹數千竿皆余累歲手植但初得數十竿旦旦觀之旣成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嘗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頃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荆棘深根頻以水沃取糞壤更壅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觀則可如欲爲用不若瘦瘠地礪确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必倍之吾居前後多竹椽旣歸一一驗之無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前種竹初未得真竹微份余不聞君子哉若人份爲太學諸生家故饒財兵火雖多壞盡所餘築室吳江道旁作圃兼有湖山之勝客至卽飲之酒不問識不



識人亦以此多附之近邑之佳士也

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府僉判有兵官王凱者教

之始大知愛時歐陽文忠公尙無恙子瞻旣不以疑其

數爲嫌

廷瑄按疑其數三字似誤

後爲杭州倅時過汝陰反以此勸

公公笑而不答凱王銑之父也舍歐公而從一兵官可

爲豪傑矣自是從辨才等諸人於杭州所入益深子由

貶筠州監酒時江西談老南臨濟禪盛亦多有偉人子

由日從文關西壽聖聰遊自謂有得余固不獲親聞二

人之言而閱其書多矣質之近世爲禪宗者往往但許

其高明善辨而不許其真至到此當自知非他人所能

察然子瞻論理超勝出入大乘諸經無所畱礙誠爲閱

妙子由勉作老子解乃其心法自許甚高與其他解經  
不類天下至理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二人後  
必有能辨之者

王荆公再罷相居鍾山無復他學作字說外卽收藏經讀  
之雖厠溷間亦不廢自言字說深處亦多出於佛書作  
金剛經解裕陵嘗宣取令行於世其餘楞嚴華嚴維摩  
圓覺皆間有說意以盡其所言至謂禪學爲無有其徒  
自作法門以動世之未有知音者爾晚清秀圓通住蔣  
山首出所作諸經解示秀秀不之許公不樂秀亦棄去  
後捨宅爲寺以文關西主之未幾文亦封其所奏紫衣  
師號制書不告而去蓋亦有不契然荆公方有勢位且



爾不少假二人亦可謂勅敵近歲蓋未之見或云非荆  
公無所得蓋二人自主張其教門以爲使世知荆公以  
爲然廷珪按第二以爲似是誤文或以爲上當有猶不二字則其徒無復可言此  
亦不然富鄭公未嘗識圓照聞法容之言而心悟既以  
告照照卽印大善知識果但以主張教門爲心則安能  
使其傳數百年而終不可泯乎

懷禪師法嗣雪竇治平熙甯間再振雲門一派彌望東南  
至今不絕初得法時不告亟去雪竇自不知有此人貌  
極眇陋嘗飼驢爲驢嚙其鼻始經無爲軍鐵佛卽爲雪  
竇燒香寺甚弊未甚知名一日陞堂云鴈過長空影沉  
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畱影之心今時人學道至此

方有少分傳至於竇驚曰吾乃有此人乎亟先以書通  
懷方報之夫語道而使授者不知得者不有此於莊周  
書寓言或有其人秦漢後蓋未聞也懷高弟不可勝數  
其最著者四人惠林本法雲秀天鉢沖長盧夫所在皆  
爲大宗師得者旣多中間玉石不無相亂近歲臨濟洞  
山道復行江外懷之傳遂少衰焉亦安知後不復有來  
者乃知天下萬事皆不能無弊雖斯道亦然旣不可不  
廣亦不可不慎要之與其失之多不若失之少也鴈影  
之言意是其得於懷者廷珪按此懷字似應作竇今天下言禪皆以  
爲口實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此元真子張志和漁父辭也顏魯公爲湖

州刺史時志和客於魯公多在平望震澤間今震澤東

有泊宅村廷瑄按原鈔本作泊家村考宋方勺嘗寓居

且勺即先生之友故建康集中贈勺詩有戲弄扁舟泊宅村之句則家字實傳寫之誤因爲改正野人

猶指爲志和嘗所居後人因取其願爲淨家泛宅往來

蒼雪間語以爲名此兩間廷瑄按兩下有脫字湖水平潤望之渺

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帆往來如

飛鳥天水上一色余每過之輒爲徘徊不忍去常其

西塞在其近處求之久不可得後觀張芸叟南行錄始

知在池州磁湖縣界孫策破黃巾處也蘇子瞻極愛此

詞患聲不可歌乃稍損益寄統溪紗曰西塞山前白鷺

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

笠相隨到處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黃魯直聞而繼

作江湖間謂山連互入水爲磯太平洲有磯曰新婦池

州有浦曰女兒魯直好奇每以名對而未有所付適作

此詞乃云新娘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

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

雨轉船頭子瞻聞而戲曰纔出新娘磯便入女兒浦志

和得無一浪子漁父耶人皆以爲笑前輩風流略盡念

之慨然山棲谷隱要不可無方外之士時相周旋余非

魯公固不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與遊也







矣之人也命之曰南榮越夫南矣又榮焉走而趨者失  
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挾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  
不可捕詰然彼所謂忘吾荅而失吾問者疑亦有儻然  
而得於中者也

莊周言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自得水爲鼈而下一二數之  
無不皆然此言兼載列子莊周書有闕文人讀之多不  
能解得水爲鼈上自有繩爲鶉一句其義始可通不若  
列子之詳延瑄按詳字一本作全也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  
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  
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  
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

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  
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  
意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  
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  
之爲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  
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要自有必至者后稷履  
人跡而生啟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  
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常上人來吾問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  
無耳而聰僥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  
若多神無身覺觸此是根塵中來誰復在根塵外若言



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旣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學道自言得長生之術故末年康彊精明視聽不少衰六十後卽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講師以分別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道通爲一其自著書號法藏碎金累數萬言反覆不出此意書成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余不及見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歸要爾妙湛師嘗謂吾云江民表嘗惜此公不一見正明眼

每有遺恨然論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僞處則第一等人也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以報之法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耳中常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旣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眉睫之間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人之所疑也乃知脫粘除網大是難事如此公果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勉乎

韓魏公不甚言佛理蓋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每爲人言自少至老始終所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文若云公晚鎮北門已六十餘矣玉汝爲都轉運使公時多病不甚視政事數謁告家



居玉汝每攜文若問候至則直造卧內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耳乃信傳者不謬人果欲修身於論語未論盡得但能行其數十言隨人品高下大小無有不爲善人君子者況略見其所不可得聞者乎吾嘗爲論語釋言未嘗沿襲徒爲世俗傳注真欲有不愧所聞者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更須要講解舉足動步無所非當用意常須痛自鞭策耳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毘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旣得官歸卽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潁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之有連故

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以不肖視余清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眊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旣以相與推高日欵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閒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子厚笑曰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旣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耳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惟玩此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之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聞於子厚爲多大觀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



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無閑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甯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容世號容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容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扇鑰甚嚴廷瑄按鑰一作鏽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啟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

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容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無乃太虐戲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容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妙湛師為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本得其師大本云耳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寢過分廷瑄按寢一作寐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為嚙語或悲或喜



或怒或歌聽之每啟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  
與也嘗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  
圃三間小室旁無與鄰左右惟一黥意況已如此嘗有  
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窗間月落卻未明衡陽歸鴈過  
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  
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  
了無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  
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  
性有味其言也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  
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sub>廷瑄按一作不老無者字</sub>不死者自本朝以

來與權更出入人間廷瑄按入一作沒權不甚靈而洞賓蹤跡

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

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嘗過城

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

廷瑄按岳鄂一作北海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廷瑄按入

一作醉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

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

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

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夫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

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

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



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為佛存之則為仙在去留間耳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惠遠法師白蓮社在廬山東林會者佛佗耶舍佛陀跋陀

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暉敬曇詵皆浮屠劉遺

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皆居士合十八人廷

按以上所敘止十五人併遠公亦僅十六人耳考李冲元蓮社圖記此外尚有惠永曇順二人始合十八之數惟李記曇恒作曇常道暉作道暉恒為廟諱暉或形誤若慧皆作惠則字之通也又江村銷夏錄載文待詔書李冲元此記後題云按晁補之雞肋集亦有蓮社記其所稱人物與此微有不同覽者當更詳之余未見晁集附記以俟考初晉太元中為佛者道安居泰山遠從之學安以為高第遣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因留不去寺舊

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主寺事總人物雄邁為

其徒之傑始出大鼎新之廷瑄按始出二字或倒轉出屬上句始屬下句亦通雄

麗莊嚴遂為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跡尚在余

少屢欲往遊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

為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欲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

不必如遠之數追其故事於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為尤

勝瀦其下流依山傍崖為澗為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

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澗壑想見遠時輒慨然如

見其人遠社為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

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

衰方外超出絕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第



余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止墓自  
闕還規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居無一里四山環集兩澗  
遶其旁今漸成其三之一尙意有道生輩肯從之終以  
成余志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  
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  
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銅酒器其首爲  
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  
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  
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  
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耳未必真須此一物也邇來足  
力漸覺微每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甥姪輩環  
列於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卽爲引滿常亦自笑  
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  
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  
九府錢乞一枚吾得無似之邪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  
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  
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  
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  
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  
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子



驥其字也傳記子驥采藥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南  
有二石困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  
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遇伐木人廷瑄按木一作藟芎問  
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  
人耳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  
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  
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  
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  
裂石濶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  
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混康廷瑄按混一作渾嘗得入百餘步其  
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

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廷瑄按而詩有三字一作有詩  
云意當有謂不止爲洞言也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  
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荆公平  
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  
中或之西菴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  
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  
苦嘗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  
益卽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糞入  
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糞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  
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履廷瑄



按履一作履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

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

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爲

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

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挂適

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腳墮地大笑二人皆天

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吾素類墮廷瑄按一作頑惰固非二

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日攜數僕

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觀皆

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

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

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

近仁曰近智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

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

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

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

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

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人廷瑄按五代史張全

義傳載此事甚明延古托全義求石於監軍全義怒監

軍議已曾在賊中奏笞殺之所謂或因之以至於殺人

也俗本誤以全義殺之句爲延古爭石被殺改殺人作

殺身遂與史文刺謬此本猶作人字足徵舊鈔之善

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



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橐蕭然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已所有僅得七百元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行此壑剗剔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

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孔子以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而一君無所鉤用老子謂六經先王之陳迹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而風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爲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子而兄嘯蓋以類覺之也自以爲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而老子可以化此正今之所謂禪者但言之不同耳世語吾儒之言易則達語佛氏之言禪則眩殆其不自了而惑於名故爲佛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於老子而老子肯之世豈復更有禪哉吾嘗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



佛氏之言禪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終不可免於言  
吾儒不得已則命之曰易以其運轉無窮而不可執也  
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禪以其不傳而可以更相與也  
達其不可執而眩其更相與者禪與易豈二道哉但不  
知二氏初何以不相爲謀而表裏如此惟其道之一耳  
此段老子先之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者此性命之真  
不可言傳而語之者也繼之以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者  
此其爲不可執而可以更相與者也孔子許顏淵曰其  
心三月不違仁而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  
子蓋古之論道者必以三月爲節天道一變也言之同  
有至是哉

巖下放言卷中

巖下放言卷下

石林翁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  
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  
搜或得之卽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  
鄭召朴欲命之官卽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  
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更休落魄  
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  
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  
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  
求退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

卷下

一



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急袖  
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  
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閑死爲誌其墓  
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  
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少爲仕途捷  
徑者異也

延瑄按嵩少一作高山

郎簡侍郎錢塘人慶厯間能吏與杜祁公極相厚善

延瑄按元

本祁公之祁皆誤作歧今改正簡長祁公十許歲

延瑄按許歲一作餘年

祁公以

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采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祁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祁

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享明堂亟請召祁公爲三老以任參政布及簡爲五更不報簡猶後祁公三四年卒幾九十雖無甚顯迹然能善其身終始祁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爲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余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詳乃爲語之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窗牖皆



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  
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  
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  
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  
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  
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  
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  
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  
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  
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  
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

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  
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恠特  
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  
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姻  
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  
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舍家居而  
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公謝  
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  
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  
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



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即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  
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  
適其性然亦必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  
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  
難然此但以俗人論耳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  
不以其約自矜祁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  
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  
夢見逸少也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  
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謬矣然余自不以爲疑  
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貳世皆以

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

皆能爲是言

廷瑄按元本言上  
有事字似衍文

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

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獨超然知顏  
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  
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  
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  
言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  
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  
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  
誠佛老意謂絕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  
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揚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



之學出中庸而不謬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於子思子思推之至於孔子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議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謬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迹退之無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姪壻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彊毅亦不敢屈以從已弟子之者惟籍湜輩耳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謬

凡人之生不過出入二途讀莊生達生一篇使人意蕭然真若能遺其形者出所以接物也入所以養已也周設爲單豹張毅二名蓋寓言張毅張而與物敵其走高門縣簿固然單讀當如丹朱之丹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類之賊於內者禍必不在外也則有心於出入者均不免於有累不若忘其形而養其神忘形則能遺生養神則外物不能干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聲色臭味是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過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說不以能棄事爲貴必使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爲難必使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無與累於內而精不虧



矣形與精相爲表裏者也形全則精復二者合而與天爲一則區區滯於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則不獨善其生而已雖死可也故繼言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爲變者是也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是謂能移此與天爲一而非人也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支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非與老略先後其書人特謂之解老喻老必不謬吾爲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徇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愛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爲單豹張毅者也

孔子與子貢子夏言詩皆曰起予而謂始可與言詩已矣

至於顏子乃曰回非佐我者也

廷瑄按宗譜先生之父諱助故引論語此句改

文以於我言無所不說吾然後知顏子之異於諸子也夫道不可言言卽非也言且不可而況有所不達而至於辨乎然此非理之至到而相與造乎忘言之域未足以語顏子於孔子旣知其高可仰堅可鑽又見其變化而在前後者雖其欲從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謂卓則顏子之於孔子蓋無不得矣特至之有深淺耳此孟子



所謂具體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當於心  
則安用於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聞者文章而已性與  
天道雖言之而不得聞則吾何從可以與之言夫閉其  
所不得聞而開其所能聞則雖言固將有疑而未遽達  
者幸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喜而樂與之言者也起予與  
非佐我於是乎辨莊子記孔子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  
路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也延瑄按  
耶孔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此  
意正可與顏子之事相發溫伯雪子亦寓言也溫而曰  
雪固妙矣彼見之可以不言則吾聞之亦可以皆說然  
孔子以不容聲而不言顏子以聞其言而猶說茲顏子

之異於孔子者也故繼之言步趨言辨之同而奔軼絕

塵之異正於一交臂而失之乃子張子夏則所謂諫我

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歟延瑄按子張應作子貢又

爲一而文義實不相承今析爲二

張芸叟侍郎長安人忠厚質直尚氣節而不爲名前朝人

物中殆難多數元豐中有事西夏五路並入時廟議經

營久既有定策欲一舉遂滅夏五路帥鄜延种諤環慶

高遵裕涇原劉昌祚其二人河東王中正延瑄按東

河李憲芸叟爲高遵裕機宜延瑄按應作掌諸軍皆聽

遵裕節制師出旣無功遵裕坐貶有得芸叟軍中詩上

聞者坐謫訕監郴州酒余先大父魏公延瑄按宗譜



叟適為湖南憲傾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  
父始終不少異故先君與諸父皆得從其游芸叟好古  
博學喜為詩然每皆有思致緩而不迫非徒為矯忿者  
初謫時言五路事者其實客各自為主不同芸叟每折  
中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蛙聲乃有詩曰一夜蛙  
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為官私事應恨流  
螢徹夜明廷瑄按流一作  
疎夜一作曉荆公見而笑曰舜民此語不  
為過崇甯間以郤籍廢居長安關中人無貴賤以為父  
師余季父官鄜州特往過之始當國者欲逐元祐人召  
其腹心數輩更相排擊略盡已而當國者自衰復為召  
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指其壁

後題字曰亦嘗見吾扇詩乎季父趣視之則曰扇子解  
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卻被風吹動其詩大抵  
多類此夜與棟等語不甚悉其為人前輩風流日遠後  
生不可不少知因為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纔六十  
餘求宮祠歸吳中芸叟有送行詩先君嘗使余謹藏之  
後為兵亂亡去偶記其全篇附之云把還使節請祠真  
便作江湖暫退身廷瑄按江湖  
一作吳江憑軾幾州蒙惠愛歸裝  
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琴高鯉卜宅須邀季子鄰不是  
諫章論再起廷瑄按諫  
一作薦朝廷自重老成人吳下有乘魚  
橋云琴高生登仙處故有控鯉之句云廷瑄按芸叟畫  
漫集八卷鮑氏  
叢書中曾刻之且為蒐輯補遺一卷扇詩即從蒙齋筆  
談采入送行詩同在此條獨置未采不解何故或由未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厯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從之乃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宴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劊

得所送者  
主名耶

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仆于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死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夫爲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旣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計希範起盜賊其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

廷瑄按廬陵集杜君墓誌言君破五峒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起率其眾降君置酒大會卽坐中戮六百餘人而釋其疋病脅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又言君喜術數之說自推四十六當死至其歲果然東都事略杜杞傳大略與歐誌同惟荔波作荔枝耳此條所言與二書頗異未知孰是

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



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  
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多非  
特不敢爲杞之爲固自不敢萌於心幕府偏裨數有以  
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  
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莊子記孔子藏書於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  
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  
說此段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嘗論之矣藏書者欲  
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往周室則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猶  
未定也故與子路謀凡論語載孔子與長沮桀溺晨門  
荷篠之徒言皆命子路未嘗及他人弟子蓋子路勇於

有聞欲行其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達此意矣言聃  
免藏史歸居者子路以聃亦忘世而無言者也故曰往  
因焉欲因聃以定其說也老聃不許聃豈真枯槁無言  
者哉是故孔子復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爲  
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聖人議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周於春秋知之亦  
深矣老聃以爲太謾而問其要則以孔子爲不喻其意  
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復以兼愛無私爲仁義者對  
聃復以兼愛爲迂無私乃私謂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  
愛之使是非賞罰一出於公然不知有爲之迹則若  
建鼓而求亡子反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則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爲春秋而無害大旨以聖  
人之道在有無心之間蔽於有心者繙十二經固不  
可蔽於無心者雖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爲則順人  
之性有心於爲則亂人之性老聃之免而歸居藏書不  
足以言之故復以輪扁與齊小白之論終之此五千言  
之所以作也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鰲口寺退之作此詩  
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  
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缺廷瑄按缺一  
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廷瑄按一本無  
伐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之廷瑄按一  
字

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世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  
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木倣其  
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自不能廢  
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其壁曰廷瑄按其波穿  
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  
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  
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廷瑄按鮑刻畫墁集水  
不知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  
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  
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  
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矧木居士亦何



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子貢告漢陰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機械則有機事  
有機事則有機心子貢懼而驚孔子以爲假修混沌之  
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知其外混沌之術云者  
謂上古之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俗則混沌之世亦  
何必然哉惟漢陰不能察此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  
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亂於中  
矣是以區區以抱甕爲事終身役而不自知其勞也師  
金嘗語顏子以子曾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昨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漢陰  
而知此亦何傷於桔槔哉

巖下放言卷下

跋

巖下放言明初徐一夔曾編入藝圃搜奇中見彙刻書

目徐書實未經梓行

藝圃搜奇無刻本錢辛  
相先生集中跋語云然

藏書家但

傳鈔副本故此書世不多見余求之數年未得今春三  
月王君亮生言其友藏有鈔本乃乞借錄之謹按 四

庫全書提要言世所傳鄭景望蒙齋筆談實全襲葉某  
巖下放言之文因卽取稗海中蒙齋筆談校勘始知筆  
談剽取此書分作二卷以此書之卷下爲其上卷卷中  
爲其下卷全文不易而獨置卷上不取不解何意疑商  
維濬所收者本殘剩錯亂之帙特以意分爲上下二卷  
提要歷舉書中所言證爲石林之作已無遁情至所引



論語助我避父諱而作佐我則益可爲石林作此書之  
確據而四庫館無由見吾宗譜乘宜乎提要未舉及  
是也書中字句之訛得筆談校正鈔本數處其餘兩本  
皆訛而灼然可見者據義改之稍涉疑似均仍其舊不  
敢臆改蓋志慎也校錄旣竟因感是書久經世俗傳訛  
得蒙四庫館鑒定改正實爲先人著作之幸謹復以  
鄙見所及附識於後而付梓傳遠則俟諸異時云己亥  
四月小滿節後一日裔孫廷琯記

厲樊榭宋詩紀事采葉某崖下放言一條云士人郭  
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  
碧紗窻下啟械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

恨憶人全在不言中考先生所著說部別無崖下放  
言之名應是巖字傳寫之訛今書中不見此條蓋尙  
有關佚也然此條所記實與全書筆墨不類姑附錄  
以俟考同日又記

一頃飲小酌亂言亂行未嘗不取代唱其以多  
謝未見士谷耳世言公我謝亦無謝公謝公謝公  
問人而中商議官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  
同異激激宗書中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  
四庫本本而參以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  
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謝公



右巖下放言三卷調生得鈔本重爲校補蓋依

四庫定本而參以稗海之蒙齋筆談訂其訛謬辨其  
同異遂成完書快事也鄭景望樊榭以爲元豐元祐  
間人而中有顯官張九成語則尤非鄭書可知特樊  
榭未見上卷耳世言公好佛老然載韓魏公讀論語  
一則於孔顏庸言庸行未嘗不用力卽其以老莊說  
易處元理亦超出魏晉自謂放言中倫有旨哉有旨  
哉道光癸卯九月二十五燈下褚逢椿敬跋



4年10月





